

有热闹，有悲凉

——专家研讨民间文学在当下的保护与传承

本报记者 杜洁芳

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谚语、谜语等，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但由于与物质无缘、与金钱疏离，除了传说还算炙手可热之外，其余均处于不被重视的弱势地位。为了寻求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的有效措施，加强其保护与传承，日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非遗保护的基层工作人员、相关的代表性传承人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故事不受重视，传说相对火爆

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梁祝传说，在申报之初曾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发源地归属的争议之中。四省六地的庞大阵容，纷纷拿出可信之物，证明自己才是梁祝传说的“真命天子”，有的甚至将祝英台当年照镜子的地方搬出来印证是非。然而，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激辩最终并未分出个胜负，而是互相妥协、联名申报。无独有偶，被并称为我国“四大传说”的另三位成员——孟姜女传说、木兰传说、牛郎织女传说，随后也都成了各地争抢的对象。与此番热闹情形相对照的是，同为民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玛纳斯、江格尔等一直处于日渐凋零的危机之中。已经75岁的玛纳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沙尔塔洪·卡德尔是该项目几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最年轻的，后继乏人成为传承最大的困扰。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学君说：“民间文学具有流动性、变异性、共享性的特点，因此并非只在名录地传播。名录地也并不意味着独享某一民间文学的权利，而是应有更多的保护责任。如果由名录地独占某个项目，会使其他地方失去保

护的积极性，从而加速项目的消亡。这不仅背离了建立名录的初衷，而且还走向了反面。”

“各地对传说热衷，本质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故事类项目可被利用的元素太少，因此落得冷冷清清的局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对此现象深表忧虑：“以民间故事类项目为例，近年来各地报送的申报材料连1%都不到，这不但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口头传承活动悄然消失有关，还与各地政府对其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要重视讲述人，更要关注听众

在农耕时代，闲暇时光最为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围坐在一位老者身边，听他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牛郎织女，从神魔到鬼怪，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民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年讲故事的场景不复存在，讲故事的人老了，听故事的人少了。那些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民间故事即将面临无人可传、向谁去讲的销售局面。

“民间文学传统丧失的原因并不在于讲述者的过世，而在于听众的丧失。民间文学只有拥有听众，讲述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民间故事的讲述不仅要重视讲述人，更要关注听众，讲述活动不能忽视了培养、孕育听众群体。”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表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人们的世界观发生着变化，许多过去讲的故事，很难让现在的孩子产生共鸣，但这并不代表旧的文化表现形式一旦消亡就不会产生新的文化表现形式。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对此十分认同，在他看来，民

间文学各类别在当地的传承有消有长、有弱有强，所以不要把特定的民间文学的消亡视为民间文学的命运，也不要因为民间文学的历史性而把民间文学当作历史，它在当地的传承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户晓辉说：“对于民间文学的何去何从没必要过于担忧，它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有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面形态会发生某些变化，但是内容呈现是持续不变的。民间文学生存需要讲述环境，虽然过去面对面的讲述环境不复存在，但是网络上的故事流传和网友的回应又重新为民间文学的生存提供了新的土壤。”

记录保存最可取，新的工程要启动

不过于担忧并不代表对传统的放弃。毕竟，传统的民间文学承载着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保护，但是该如何保护呢？



讲 述

扛起来就再也放不下

——记宏音斋笙管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吴景馨

本报记者 王学思

芦笙、广东喉管等。

从被别人羡慕转为羡慕别人

对于父亲的成就，吴景馨是发自内心的崇敬。从小的耳濡目染，也使得她精通各种乐器的演奏与制作，但是对于接手宏音斋，她却从来都没想过，甚至连毕业后所从事的工作也与乐器毫无关系。

走出校园后，吴景馨被分配到北京烟草公司，这份优越的工作令许多同龄人都羡慕不已。上世纪80年代恰逢出国热，经历了结婚、生子后的吴景馨，憧憬着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正当去美国的一切手续已准备妥当的时候，父亲却突发中风，一病不起。那时，吴景馨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在东方歌舞团、江苏省歌舞剧院上班，两人的工作都很繁忙无法抽身，而弟弟的年龄又太小，因此撑起宏音斋的重任就落在了刚辞去工作准备出国的吴景馨身上。当时，吴景馨还只是打算暂时帮父亲打理宏音斋的工作，等父亲的身体好一点，再交还给父亲，谁知这份家业扛起来就再也放不下了。1996年，吴仲孚去世，吴景馨正式成为了宏音斋的女主人。

在传承家族技艺的同时，吴景馨也经历了很多艰辛。她曾收过古旧家具；曾坐几天的火车去云南西双版纳订购木材；经常要从市里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市郊做电镀工序；由于住房紧张，当时宏音斋的20多名员工都住在吴景馨的家里，而她愣是和丈夫挤在一张长沙发上住了3年。看到邻居俩姐妹开饭馆，不到两年就买了一辆跑车，吴景馨也曾觉得自己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毕竟从被别人羡慕转为羡慕别人，这种滋味并不好过。或许是继承了父亲对事业的那股韧劲儿，吴景馨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最初接手宏音斋的时候，因为自己

近日，陕西红拳代表团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祖国，他们在美国新泽西州举办的第四届国际武术比赛中取得了十分优秀的成绩。起程前，该团总教练邵智勇对记者说：“这不仅仅是远赴大洋彼岸参与武术切磋，更是对中国功夫的展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红拳在陕西已日渐凋敝，这几年随着国家对非遗保护的重视，如今红拳已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红拳是我国历史上较早形成的武术拳种之一，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在各地流传甚广，尤以关中最为盛，因此有红拳出自关中之说。本次赴美队员之一、国家武术二级裁判员保华用“刁钻”一词形容红拳的特点，因其练法讲求“势劲轻柔，气势招圆，以心意为根，用意不用力”，手法讲究“撑补为母，勾挂为能，化身为奇，刁打为法”，“技法多变，打得起劲，看得过瘾，这就是红拳的魅力所在。”念保华说。

自2008年红拳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古老的红拳在陕西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演练这种被称为“陕西人广播体操”的拳术。

为了培养更多的传人，这几年在陕西省文化厅、陕西省非遗保护中心、陕西红拳文化研究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已建立起76个红拳传习所。另外，陕西还启动了红拳进校园活动。根据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关于校园武术普及的总体框架，自2010年起逐步将武术纳入了中小学课程。陕西根据当地地方特色，于2011年决定将全国“武术之乡”西安市莲湖区作为试点，把红拳引入当地中小学校园，先后培训了莲湖区32所中小学160名体育老师，如今在莲湖中小学体育课堂上，随处可见孩子们习练红拳的景象。此外，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陕西高校，“红拳选修课”同样吸引了不少武术迷的目光。

在民间，陕西各地群众纷纷利用

两岸学者共研闽台非遗保护

本报讯 “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近日在福建漳州召开，来自两岸的70余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研讨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共收到论文40余篇。来自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台湾成功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就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展开探讨。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崔之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健民

等分别以“台湾文化与两岸关系”“明清以来东南区域环境经济与社会变迁”为题作了发言。

此次研讨会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闽南师范大学联合主办。会议期间，闽南师大副校长肖庆伟透露，闽南师大计划推出一批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包括多卷本台湾通史、台海文献汇刊、闽南涉台族谱汇编等，以促进两岸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张 羽 陈小环）

各 地

国宝上海鲁庵印泥重新面世

本报讯 （记者党云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宝上海鲁庵印泥复出新闻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上海鲁庵印泥第二代传人、西冷印社名誉副社长高式熊在发布会上讲解演示了上海鲁庵印泥的制作工艺。

上海鲁庵印泥由西冷印社早期成员、篆刻家张鲁庵于上世纪30年代创制，被齐白石、张大千等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定为首选印泥。1962年，张鲁庵临终前将“鲁庵印泥49号秘方”托付

给高式熊，但自此上海鲁庵印泥便停止了生产，经过多年努力，该技艺终于正式宣告复出。

2008年，上海鲁庵印泥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鲁庵印泥具有“鲜艳雅丽、质薄匀净、稠如面筋、状如丝绒、历久不变”的特点，由于是纯手工制作、成本材料珍贵、工序复杂，一个人一年也就能做一斤左右，现在产品主要提供给一些艺术家免费使用，不对外公开销售。

中国紫砂获奖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2013年度中国紫砂十大杰出人物获奖作品展在北京华夏珍宝博物馆开幕。10位名家带着他们的百余件作品齐聚开幕式现场，这些紫砂作品件件经典，整个展览涵盖宜兴紫砂的全部风貌及艺术特征，展现了当今紫砂艺术发展的较高水平。

作为“华夏珍宝博物馆寻宝中国行”的重要工程，中国紫砂十大杰出人物评选活动于去年在江苏宜兴拉开序幕，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专家组成的评审团，经过严格筛选，在数百位紫砂大师中最终评选出本年度十大杰出人物。（何丽丽）



6月18日，北京清华池店门前举办了清华池非遗传承人拜师仪式。清华池修治脚病传统技艺是北京市级非遗项目，此次拜师会上，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王建生等6位高级技师共收了6位徒弟。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吴景馨

器。”吴景馨说。

如吴景馨所说，她计划要做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为了促进技艺的传承，今年吴景馨启动了宏音斋的百位传承人招募计划，每月招收十几名学员，计划在年内培养100位宏音斋笙管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与人才培养计划一道推进的还有对宏音斋传统乐器制作的资料整理工作，吴景馨计划建设一个宏音斋民族乐器博物馆，不仅向世人展示出宏音斋的各种民族乐器，更要将每个乐器背后的制作故事、演变的过程、与演奏艺术家的关系等历史资料一并梳理出来，为后人了解、研究民族乐器提供参考。吴景馨笑着说：“本来我打算做到退休就收山不做了，如今看来是不成了，尽管事情越来越多，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是忙在其中且乐在其中。”